

关于汉语的“到” ——从汉日对比语言学的角度分析日本学生的偏误

续三义 (Xu Sanyi) *

汉语的“到”既是动词又是介词,不管是动词还是介词,它都支配着它所带的宾语。与它相对应的日语,不管是动词还是助词,它所支配的都是它前面的成分。这是汉语和日语语言类型学上的区别。这种差异也影响到语序。《外国人学汉语语法偏误分析》中有关“到”的分析,缺少针对性,有些论述也欠准确。本文从汉日对比语言学的角度,分析日本学生产生偏误的机制,对如何匡正偏误进行了较为精到的分析。

关键词:“到”、偏误分析、语序、移动、到达点

《外国人学汉语语法偏误分析》(李大忠、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6.10。以下称《偏误分析》)一书,收集了外国留学生汉语学习的许多语法偏误,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纠偏,在对外汉语教学上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但是《偏误分析》基本上没有从对比研究的角度进行,只是停留在就汉语说汉语的水平,虽然分析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由于缺少针对性,有不少偏误分析并不到位,很难解决外国留学生的实际问题,使得该书的实际作用大大降低。尽管该书所收集的例句并不仅仅限于日本学生的偏误,但是在大多数例句中都可以看到日本学生的痕迹。本文以该书所列举的“到”为例,按照该书的章节,借用该书的例句¹,在指出该书有关论述的不足之处的基础上,从汉日对比的角度重新进行分析,探讨日本学生学习汉语时语法偏误的产生机制。相信本文的研究会对日本学生的汉语学习、特别是对日汉语教学能有所裨益。

从语言类型学角度来讲,汉语属于孤立语,日语属于黏着语。孤立语的汉语主谓宾的顺序为SVO,而黏着语的日语为SOV。汉语中,不管“到”是属于动词还是介词,它所带的宾语部分都在它的后边,它在前边支配着后面的宾语。而在日语中,与汉语“到”相对应的可以是动词,也可以是助词。但不管是动词还是助词,它们所辖的部分都在它们之前,它们是从后面反支配着前面²。这是

* A professor in the Faculty of Economics, and a member of the Institute of Human Sciences at Toyo University (人間科学総合研究所研究員・経済学部国際経済专业教授)

汉语和日语的最基本的不同。以下的讨论都是在这一基础上进行。

第1节

《偏误分析》第1节中共列有9个例句(p.73):

- 1- (1) 我原来在大阪工作, 1988年6月到东京调动了。
- 1- (2) 南方的森林里没有食物了, 小鸟们打算到北方搬家。
- 1- (3) 今年九月, 我到人民大学转学了。
- 1- (4) 后来, 梨花姑娘到山那边出嫁了。
- 1- (5) 我来中国是从神户到天津坐船的。
- 1- (6) 昨天下午我三次到你家打电话, 你都不在, 没人接。
- 1- (7) 老人……到海里把金鱼扔了。
- 1- (8) 这些花生都是从中国到日本出口的。
- 1- (9) 阿姨对他们很客气, 一直到大门口儿送他们。

《偏误分析》认为这些句子都可以将“到+处所+VP”中的“VP”的成分放在“到+处所”之前变为“VP+到+处所”即可³。这些偏误例句都含有一个共同的结构——“到+处所+VP”。按照汉语的习惯, 使用“到+处所+VP”的句子结构, 诸如“到商店买东西”“到教室上课”之类, 都表示的是在第一个动作“到教室”“到商店”结束之后第2个动作“买东西”“上课”才实现⁴。而上述例句所想表达的, 并不是在第一个动作结束之后进行第二个动作。以例1为例, 动作1的“到东京”和动作2的“调动”并不是这种关系。并不是“到东京”之后才“调动”, 而是“调动”的结果“到东京”。要表达这样的意思, 汉语里就不能使用“到+处所+VP”这种句型, 而要使用“VP+到+处所”的句型。因此简单来讲, 将这些偏误例中的“到+处所”的成分移到“VP”之后变成“VP+到+处所”的形式, 问题基本就可以解决。

尽管《偏误分析》提到了第1个动作表示移动, 第2个动作表示第1个动作的目的的这种“到+处所+VP”的形式, 但是, 可以说这种“到+处所+VP”的句型, 已经不是现代汉语中的典型用法了。诸如“到商店买东西”“到教室上课”之类的说法, 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用趋向动词“去”取代“到”, 而说成“去商店买东西”“去教室上课”, 这种说法应该更为普遍⁵。这样, 前一个动词表示趋向, 后一个动词表示前一动作所要达到的目的。然而, 现代汉语还不仅如此, “到商店买东西”“到教室上课”还会被“到商店去买东西”“到教室去上课”这种“到~去+VP”的、更为语法化的表达方式所替代。这种“到~去~”的结构中, “到”则完全介词化, “去”为主动词, 其后的成分表示这一移动的目的⁶。其实, 不管是“到商店买东西”“到教室上课”还是“去商店买东西”“去教室上课”甚或“到商店去买东西”“到教室去上课”, 用日语来表达都是「店へ行って買い物をする」「教室へ行って授業をする」或「店へ買い物に行く」「教室へ授業をしに行く」⁷。但是不管怎样, “到”作为连动句中前一个动词的用法已日益衰退, 更多的倒是这里的例句所显示的、表示动作结果到达点(处所、时间。包括下面第2节的叙述)、作补语的用法——“VP+到+处所”。

下面我们通过这些句子的日译文⁸，进一步探讨它们的偏误问题。

- 1- (1)′ 私はもともと大阪で仕事をしていたが、1988年6月に東京に転勤した。
- 1- (2)′ 南方の森の中には食べ物がなくなって、小鳥たちは北方に引越ししようとした。
- 1- (3)′ 今年9月、私は人民大学に転学し(てき)た。
- 1- (4)′ その後、梨花さんは山の向こうに嫁いでいった。
- 1- (5)′ 私は中国へ来る時、神戸から天津までは船だった。
- 1- (6)′ 昨日の午後、私は3回もお宅に電話をかけたが、あなたはずっといないらしく、電話に出る人がいなかった。
- 1- (7)′ 老人は……金魚を海に捨てた・海へ行って金魚を捨てた。
- 1- (8)′ これらの落花生はすべて中国から日本に輸出された。
- 1- (9)′ 叔母さんはとても親切で、彼らを入口まで見送ってくれた。

这些句子，有些不是日本学生造的⁹，但我们认为日本学生中也存在这种偏误的可能性。这些偏误可以从以下方面来考虑。

我们上面已经分析了在现代汉语中“到+处所+VP”不是典型的用法。但是为什么日本学生会出现这种用法偏误呢？这主要还是受了日语句子结构的影响。

在日语中，表示起始点和到达点的成分「……から……まで」「……から……に」都在动词前。有表示起始点的成分(例5、8)自不待言，没有表示起始点的成分，只有表示到达点的成分(其他例句)也照样在动词前。而在汉语中，这两个成分尽管有时候可以同时出现在动词前(见下述)，但是一般情况下，在表示具体移动(位移)、持续的句子中，表示起始点的成分在动词前，而表示终点、到达点的成分，则要放在动词之后以一种补语的成分出现。这是汉语不同于日语表达的重要部分。

汉语中表示起始点的成分和表示到达点的成分连用，以“从……到……”的形式表示范围。如“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上海到北京”之类，有些搭配相对稳定，可以单用，独立作句子成分，也可以和其他句子成分连用。“从……到……”的形式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动词结构的前面。

诸如上例(5)，虽然没有上下文我们无法作出更详细的判断，但是，我们很直观的可以知道它是“从……到……”的用法，日文中它是「……から……まで」的连用。因此，用汉语来表达时，我们首先可以使用“从……到……”的形式：

- 1- (5)′ 我来中国，从神戸到天津(是)坐船<，从天津到北京(是)坐火车>。

按照《偏误分析》的纠正方式说成“我来中国是从神戸坐船到天津的”，虽然基本通顺，但还是稍有问题。在“我来中国”这一大前提下，用“是……的”的形式仅仅说“是从神戸坐船到天津的”(这个短语译为日语是：「神戸から船に乗って天津に着いたのだ」跟日语的「神戸から天津まで」的结构相差甚远)，应该是意犹未尽。而诸如(5)′的修改方式，即使去掉后半的<>部分，前半部分也比较稳定，这既保留了日语「神戸から天津まで」的原意，汉语的语义也十分明确。如果按照《偏误分析》把这句话修改成“我来中国是从神戸坐船到天津的”，那则完全打乱了日语「……から……まで」的语序，使学生无所适从。由于汉语中也存在这种出发点和到达点同时存在的句子，能够有针对性地

给学生讲明这类句子，则可达到事半功倍的纠偏效果。

另外，这里的例(6)“昨天下午我三次到你家打电话，你都不在，没人接”，《偏误分析》的纠正方式是把它作为动作到达点来分析的，因此认为可以改为“打电话到你家”。但是，从“打电话”这一短语的用法来看，把它分析为动作到达点，倒不如作为动作对象或方向来分析更为合适。即不把它改为“打电话到你家”，而把表示到达点的介词“到”改为表示接受对象的“给”或表示方向的“往”，说成“给你家打电话”或“往你家打电话”，这样改则更合乎现代汉语的表达方式，更为简单明了了。

日语中表示到达点的成分也位于谓语动词之前，这是日本学生在学习汉语这类用法时出现偏误的根本原因，如果不能从这一角度来讲解，也就是说如果不能指出学生们为什么会出现这类偏误，仅仅说这类偏误应该这样纠正，还是会使得学生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许在下次还会犯同样的错误。另外，如上所示，表示起始点和到达点的句子成分连用的情况，不仅日语中有，汉语也用这种方式表示在某一范围内持续的动作或状态、方式、方法。对这些问题，如果不能进行恰如其分的解说，其实还是无法解决学生们的实际问题。

《偏误分析》所举例句中，还存在诸如位移主体、位移客体等诸多问题。不过从目前情况来看，只要注意在表示具体位移的语义时，表示到达点的成分应该放在谓语动词之后，这些偏误也就基本可以解决。

第2节

《偏误分析》第2节中共有5个例句(p.75)：

- 2- (1) 我每天工作都很忙，有时甚至到晚上十二点工作。
- 2- (2) 我就是到半夜学习，也记不住这么多生词。
- 2- (3) 我每天都不知不觉到半夜预习才休息。
- 2- (4) 我要在我们学校到明年七月学习。
- 2- (5) 因为我到二月二十八日在云南旅游，所以我得请假。

这些例句从形式上来说，跟第1节中的例句相比只是地点和时间的不同。第1节中的例句是“到+处所+VP”，本节的例句是“到+时间+VP”。按照《偏误分析》将“到+时间+VP”中的“VP”的成分放在“到+时间”之前变为“VP+到+时间”即可¹⁰。

在第1节中，作者对“到+处所+VP”进行了简单的分析，但是在这里却没有对“到+时间+VP”的情况进行说明。实际上，汉语中也有诸如“到10点开始工作”之类的说法。这类用法表示“VP”在“到+时间”也就是在该时间进行的意思。如“到10点开始工作”，虽然字面上说的是“到了10点开始工作”，但实际就是“10点开始工作”的意思，这里的“到”可以说是个冗余成分。

这些例句用日语表达大致是：

- 2- (1) 私は毎日仕事が忙しくて、夜12時まで仕事をすることもある。
- 2- (2) 私は夜中まで勉強してもこんなにたくさんの単語は覚えられないよ。
- 2- (3) 私は毎日知らず知らずのうちに夜中まで予習してそれから寝る。

2- (4)′ 私はわれわれの大学で来年7月まで勉強する。

2- (5)′ 私は2月28日まで雲南省で旅行するので、休暇をもら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第1节中曾经出现过表示处所起点和终点的句子成分连用的例句，但本节中没有出现表示时间起点和终点的句子成分连用的例句。或许由于《偏误分析》的作者没有收集到2- (6) 这样的偏误例¹¹。在日本学生中，这种偏误例是十分常见的。

2- (6) ? 从下午2点到晚上12点工作。

一般情况下，这类偏误都可以按照如上的分析，将表示时间终点的句子成分移到“VP”之后即可。如2- (6) 例可修改成下面的说法。

2- (6)′ 从下午2点工作到晚上12点。

如第1节所述，汉语中表示处所起点和终点的用法，其中表示终点的成分大都要放在“VP”之后，放在“VP”之前的往往都会不合语法。但是，相比之下，表示时间的用法中，表示时间终点的句子成分即使放在“VP”之前，往往也还过得去。如2- (6) 的“从下午2点到晚上12点工作”，尽管有点儿别扭，但似乎也还勉强说得过去。它比上述1- (8) “* 这些花生都是从中国到日本出口的”的情况要好得多。这也许是《偏误分析》的作者没有对这一情况进行进一步分析论述的原因之一。但是，正如本文第1节对表示处所起点和终点的偏误例所分析的那样，表示时间起点和终点的句子成分也有连用的情况。

那么，汉语中表示处所或时间终点的句子成分的位置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

其一，在具体的表示动作、行为的句子中，动作、行为的出发点或时间起点都是在动作、行为发生之前就存在，而动作、行为发生之后，才涉及到处所或时间的终点，从汉语的时间表达上来说，表示处所、时间的起点的句子成分在前，表示动作、行为的句子成分次之，而表示动作、行为到达点或时间终点的句子成分最后¹²。这一点，在处所、时间的表达上都是一致的。

其二，如果将所要表达的处所、时间的起点和终点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对这一距离段或时间段进行解说或说明时，这里就不再是动作、行为进行的处所或时间的顺序了。距离段和时间段成为叙述的主题，后面的动词谓语成分，主要是对这一距离段或时间段进行叙述说明，处所、时间的起点和终点就成为一个整体，都位于动词谓语之前。这时的句子谓语则应该是非动态的、静态的、说明性的。这一点，汉语和日语是相通的。

如上所述，日语中表示处所、时间的起点和终点的句子成分都位于动词谓语之前，在运用上相对比较简单。但汉语根据句子表达的内容——动态句子中表示处所、时间终点的成分要移到“VP”之后，静态句子中表示终点的句子成分和表示起点的句子成分形成一个整体，不能移动，因此，汉语在运用上相对较难。

关于动态和静态，我们可以以例2- (6) 的例句来作简单说明。

2- (6)′ 从下午2点工作到晚上12点。

这是表示“工作”这一动作、行为持续进行，一直到12点。

2- (6)′′ 从下午2点到晚上12点（一直在）工作。

确实, 仅仅单说“? 从下午2点到晚上12点工作”是有点儿别扭。但是, 如果在“工作”之前稍有停顿, 说成“从下午2点到晚上12点, 工作。”那么, 也就可以把它看成是用“工作”来说明“从下午2点到晚上12点”这一时间段做什么了, 是怎么一回事。这是一种说明性的句式, 在日记、日程安排之类的文体中, 这种用法相当普遍, 没有任何问题。另外, 如(6)′所示, 在动词结构之前加入“一直在”这类成分, 可以表示在这一时间段里是一个什么状态。这类句式跟(6)′所表达的意思不同——“从+时间+VP+到+时间”表示动作的持续, 是表示动态的内容, 而“从+时间+到+时间+VP”表示在某一时间段里的状态, 是表示静态的内容。换言之, 后一种表达方式, 如果换成“是”+名词的谓语, 则更为易懂。如“从下午2点到晚上12点, 是工作时间。”这种情况, 在表示出发点、到达点的问题上也相同。不过, 这是另外的问题, 不是本文所主要探讨的。

第3节

《偏误分析》第3节中共列有5个例句(p.76):

- 3- (1) 请到这边走。
- 3- (2) 他们都迷失了方向, 不知道到哪儿走了。
- 3- (3) 桃太郎带着丸子到鬼岛出发了。
- 3- (4) 我们逛完了商店就想到一个村子走路。
- 3- (5) 我跟一个朋友从天安门到前门走路。

我们先看这里的例句的日译文。

- 3- (1)′ こちらへどうぞ¹³。
- 3- (2)′ 彼らは道に迷ってどちらへ行ったほうがいいか分からなくなった。
- 3- (3)′ 桃太郎は団子を持って鬼が島へ出発し(出かけ)た。
- 3- (4)′ 私たちはデパートを散策してからある村まで歩い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た。
- 3- (5)′ 私は一人の友人と天安門から前門まで歩いた。

关于这组例句, 《偏误分析》认为, 这里的“到+处所+VP”除了上述的位移、终点问题之外, 还与方向有关¹⁴。

在这里, 例(4)的问题不甚明了。到底是“想走(步行)到一个村子去”还是“想到一个村子去散步”我们不得而知¹⁵。但是, 例(5)是比较清楚的, 这是上文所论述过的, 是一个表示起始点和到达点两个句子成分连用的问题。如上所述, 这一问题是在日语中两者可以连用, 但在汉语中, 表示到达点的成分应该放在动词谓语之后。《偏误分析》将这个例句改为“从天安门步行到前门(去)”“从天安门走到前门”, 修改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是, 这里很明显地不存在表示方向的问题, 不知道《偏误分析》为什么把它列在这里, 是不是因为在改正的例句中有“去”的出现? 但是, 如果这样的话, 第1节中的大多数例句都可以加上“来”或“去”之类的表示趋向的成分。

例(1)的问题, 有汉语表达的问题, 但更重要的是对于日语的理解问题。日语的「こちらへどうぞ」, 正如由表示方向的助词「へ」所表示的那样, 是“请往这边来”或“请往这边走”“请往这个方向走”

的意思，如《偏误分析》那样译为“请到这边来”虽然也通，但是如果拘泥于“到”的意思，把它说成是表达“目的地”，则有失之偏颇的嫌疑。可以说，如果是“到……来”的结构，正如第1节中所示，这里的“到”就是一个介词了，而真正的动词应该是“来”。这一点，《偏误分析》将“到”分析为动词，尽管符合作者的基本思路，但是，从整个语法体系上看，恐怕是失之偏颇了。有关这一问题，我们在下面还会涉及到。

例(3)中也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日语的「出発する・立つ」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离开某地(～を出発する・立つ)，二是前往某地(～へ出発する・立つ)。偏误例的“到鬼岛出发了”是将日语的这两个意思混在了一起，使得汉语表达发生了混乱。汉语的“出发”一般只有一个含义，就是“离开某地”。在表达“离开某地”时，使用“从……出发”的结构。而要表示“前往某地”义时，则应该使用“出发前往(到)……”“出发到……去”的结构，即使用连动结构。《偏误分析》举出了两种修改方法：一是修改成“出发到鬼岛去了”，一是修改成“向鬼岛出发了”。如果修改成“向鬼岛出发了”，只是把“到”改为“向”，可以说比较简单明了¹⁶。但这里需要讲清表示趋向的“向”和表示到达的“到”的根本不同之处。另外，改成“出发到鬼岛去了”也有两个问题。一是这里的“出发”和“到”不是动词和补语的结构，不能理解成第1节中所论述的“VP+到+处所”的问题，即不是诸如“搬家到……”“出嫁到……”之类的用法。“出发到……”与“出发前往……”相同，“出发”和“到……”是一个连动结构。“到”与后面的成分相结合，组成一个整体。二是在“到鬼岛去了”的结构中，有“到……去”的成分，这就是上述的“到”作为介词的用法，主动词应该是“去”。如果不能比较清楚地解释日语的「出発する・立つ」的意义和用法，同时不能明确说明汉语“VP+到”的两种语义，即使将偏误例修改成“出发到鬼岛去了”，学生们还是未必能了解自己的具体偏误何在，还是不能解决最终的问题。

第4节

《偏误分析》第4节中共列有9个例句(p.77)：

- 4- (1) 她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搬来了。
- 4- (2) 把那把椅子到这儿拿来吧。
- 4- (3) 一百年后，烟草种子又被荷兰商人到日本带来。
- 4- (4) 妈妈把儿子到楼下的小卖部带去。
- 4- (5) 我们把病人到医院送去吧。
- 4- (6) 他从上海到北京回来。
- 4- (7) 她到那个房间回去了。
- 4- (8) 你到这儿进来也不容易。
- 4- (9) 他乘车到家乡回去。

本节中的例句涉及动词补语问题。《偏误分析》说：

根据原例所要表达的实际意义，动词“到”都是后边动词谓语的結果补语，因此“到”应当紧随谓语句之后。“到”又必须与其所带的处所宾语紧密组合在一起，因此，“到+处所”也就必须处于动词谓语句之后，然后再带上趋向补语“来”或“去”。(p.77)

从结论上说，这里虽然讲了应该如何修改¹⁷，但是，为什么这样修改，《偏误分析》并没有讲。我们先看一下这些例句的日文。

- 4- (1)′ 彼女はある静かなところに引っ越してきた。
- 4- (2)′ その椅子をこちらに持ってきて。
- 4- (3)′ 百年後、タバコの種はまたオランダ人によって日本に持ってこられた。
- 4- (4)′ お母さんは息子を一階の売店まで連れて行った。
- 4- (5)′ 私たちは患者を病院まで送っていきましょう。
- 4- (6)′ 彼は上海から北京に帰ってきた。
- 4- (7)′ 彼女はその部屋に戻っていった。
- 4- (8)′ 君がここまで入ってきたのはたやすいことではない。
- 4- (9)′ 彼は車で田舎へ帰って行った。

这些例句中，都涉及位移主体（1、6、7、8、9）¹⁸和位移客体（2、3、4、5）的问题。另外，又涉及位移主体和客体与说话者的距离关系问题。是向着说话者所在位置进行位移，还是向着离开说话者所在位置进行位移。根据这两者的不同，前者在日语中使用「くる」，后者使用「いく」。在汉语中，前者使用“来”，后者使用“去”¹⁹。如果这些例句中没有处所的成分出现，汉语中只使用“来”“去”即可，如“把家搬来了”。而如果有表示处所的成分出现，则不但要用“来”“去”，而且还要在表示处所的词语前加上表示到达点的“到”。但是，涉及到上述有关位移主体和位移客体的问题，只涉及位移主体（6、7、8、9）的话，可以省略“到”，如（6）“他从上海回北京（来）了”。而涉及位移客体的话（2、3、4、5），“到”不能省略²⁰。

当然，不管汉语的表达如何修改，偏误句使用者的表达都很简单，这是将日语中位于动词谓语句之前的「～に」「～まで」「～へ」部分往汉语里照搬的结果。而日语的动词与趋向动词的位置不变。日语动词与趋向动词的位置也是主动词在前，趋向动词在后，即「～ていく」「～てくる」。日语的这种表达，要转换成汉语时，表示到达点的句子成分要放在主动词与趋向动词之间²¹。

第5节

《偏误分析》第5节中共列有6个例句（p.78）：

- 5- (1) 他……到那棵树去。
- 5- (2) 妻子把他们领到里屋的桌子。
- 5- (3) 他……到办公桌去。
- 5- (4) 他通过护士把点心送到了我。

5- (5) 她把生日礼物送到她孙女。

5- (6) 你可以不可以把这些东西送到我妈妈。²²

这里主要论述诸如 5- (2) “妻子把他们领到里屋的桌子。”这种表示到达点的词语不是处所词语的情况。正确的说法为“妻子把他们领到里屋的桌子那儿/旁边……。”即把“桌子”之类的词语改为“桌子那儿/旁边”之类(以下同)。尽管这里的论述不错,相比之下,诸如针对(4)(5)(6)三例,我们不知道《偏误分析》的作者对这些例句的上下文是否进行过核对,但是,如果仅从这些例句来看,我们不知道这里的意思到底是有关处所的还是仅仅是有关对象的。不管怎样,诸如例(5)“她把生日礼物送到她孙女”这样的句子,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是表示授受关系的句子。如果这样,应该说,这里的问题则不在于表达到达点的词语是不是处所词语,而在于这本来是一个授受关系表达的问题。因此这里的纠正方式不应该是把它改成“她把生日礼物送到她孙女那儿”即把“她孙女”改成“她孙女那儿”之类或别的什么,而应该是把这句话直接修改成“她把生日礼物送给她孙女”即把“送到”改为“送给”。即便日语本身可能会有几种情况,但是不论是「贈った」还是「送った」,我们都可以认为是“送给”或者“寄给”,是一种授受关系的表达,而没有必要把接受者作为到达点来看,没有必要绕那么一个大圈子。

下面看一下这些例句的日语表达。

5- (1)′ 彼は……その木のところへ行った。

5- (2)′ 妻が彼らを奥の部屋の机のところへ連れて行った。

5- (3)′ 彼は……机のところへ行った。

5- (4)′ 彼は看護婦を通してお菓子を私にくれた。

5- (5)′ 彼女は誕生日のプレゼントを孫娘に送った・贈った。

5- (6)′ これらのものを母に届けて・送ってあげませんか。

从这里的日文表达我们可以看出,在一些例句中,诸如(1)(2)(3)的“树”“桌子”“办公桌”,其实日语的表达与汉语是共通的。在表示移动的句子中,汉语中需要名词是表示处所的,日语中也需要这种转换。汉语中要改成“那棵树那儿”“桌子那儿”之类,日语也是要把「木」和「机」说成「木のところ」「机のところ」之类才行。只是日语在某类动词的使用上不同于汉语。诸如日语可以说「黒板に字を書く」,直译成汉语就是“在黑板写字”。但是汉语必须说成“在黑板上写字”,即把“黑板”说成“黑板上”才行。针对这里的有关“到”的说法,日语可以说「黒板に写す」,直译成汉语是“抄黑板”,但是汉语必须说成“抄到黑板上去”“抄在黑板上”之类才行。如上所分析的那样,(4)(5)是完全的授受关系句,汉语表达完全可以用“送给”之类。而(6)可以存疑。它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表处所,可以修改成“送到我妈妈那里”;一是表对象,可以修改成“送给我妈妈”。

最后,我们再重新看一下第1节中所论述的有关偏误纠正的情况,简单讨论一下有关问题。根据《偏误分析》的分析,这些偏误都可以修改成:(1)调到东京(了)、(2)搬家到北方、(3)转到中国人民大学(了)、(4)出嫁到山那边(了)、(5)坐船到天津(的)、(6)打电话到你家、(7)把金鱼扔

到海里(了)、(8) 出口到日本(的)、(9) 送他们到大门口儿。(p.75)

这里的例句, 其实还可分为几类: 第1类、双动结构: (1) 调动到东京、(4) 出嫁到山那边

第2类、动宾结构: (2) 搬家到北方、(3) 转学到人民大学、(6) 打电话到你家、(8) 送他们到大门口儿、(5) 坐船到天津、(8) 出口到日本, 以及把字句: (7) 把金鱼扔到海里

这里的问题应该说是比较复杂的, 要论述得更清楚, 应该有另外的篇幅, 因此只简单涉及。

首先, 在双动句中, “出嫁”为不及物动词, 只涉及主体位移。“调动”可以做不及物动词, 但同时也是及物动词。现代汉语中, “出嫁”一词无法更动, 而在口语里, “调动到东京”只说“调到东京”即可, 一般可以省略“动”字。

针对动宾结构的动词, 诸如(2)(3)(6)(8)修改后的说法都有进一步商榷的余地。因为这些带宾语的说法还是有点儿别扭。例(2)说“搬家到北方”不如仅仅说“搬到北方”, 例(3)说“转学到人民大学”不如简单地说成“转到人民大学”。而诸如例(6)和例(8)都可以仿照例(7), 用“把”字句把宾语提前, 说成“把电话打到你家”“把他们送到大门口儿”而更为简洁。这些句子中, 例(3)的“转学”虽然不好做这样的转换, 但例(2)说成“把家搬到北方”也是很简洁的说法。

关于汉语的“到”, 《现代汉语八百词》还没有把它作为介词来定义。《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增订本》虽然在介词表中列出了“到”(p.264), 但并没有对“到”进行更为详细的解说。日本的汉语语法书中, 一般虽有涉及, 但似乎尚缺全面论述。《偏误分析》对学生的用例进行了归纳, 可以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本文利用这个平台, 从汉日对比语言学研究的视角, 对日本学生偏误的机制进行了分析。在对日汉语教学方面, 如果能有汉日对比语言学研究的更为扎实的成果, 肯定能够使教学少走很多弯路。相信汉日对比语言学研究的成果一定会进一步推进日本汉语教学和研究的发展。

1 为分析方便起见, 本文照用《偏误分析》书中的例句序号, 但在例句序号前加了章节号。

2 汉语的“到”, 不管是作为动词的“到北京”, 还是作为介词的“到北京去”, “到北京”都可以认为是一个结构。而相对的日语, 不管是作为动词的「北京へ/に行く/着く/到着する」, 还是作为助词的「北京へ/に(行く)」, 动词和助词与名词的结合也都可以看成是一个结构。当然, 这里主要想强调的是“到北京”/“到北京去”的“到”是在“北京”的前面, 而日语的「北京へ/に行く/着く/到着する」「北京へ/に」, 其中的「へ/に行く/着く/到着する」「へ/に」都在「北京」的后面。

3 《偏误分析》的修改例如下: (1) 调动到东京、(2) 搬家到北方、(3) 转学到人民大学、(4) 出嫁到山那边、(5) 坐船到天津、(6) 打电话到你家、(7) 把金鱼扔到海里、(8) 出口到日本、(9) 送他们到大门口儿。

4 《偏误分析》说“到+处所+VP”一类句子中的VP必须是非位移性的。这种说法比较含混。例如书中举出“到南方旅游”, 说“旅游”当然要走动, 但“只是在‘南方’这个范围内进行”, 从而断定说这里的“旅游”是“非位移性动词”。说到底, 在这里界定“位移”“非位移”没有实际意义。如果是讲“到+处所+VP”, 我们只要讲清楚这种结构中的“VP”是在“到+处所”动作结束之后进行, 是“到+处所”的目的, 就完全可以了, 没有必要说“位移”的问题。要说“位移”, 那是汉语“VP+到+处所”结构所要求的。如“旅游到南方”, 是说旅游过去(位移), 最后到达南方。即使如此, 这一结构中的“VP”也未必就是“位移”性的。我们说“(一路吃过去,) 吃到上海。”这里的“吃”并没有什么“位移”的含义, 只是“VP+到+处所”这一结构使得动词具有了某种“位移”的含义而已。

5 可以取代“到+处所+VP”中的“到”的, 既可以使用“去”, 也可以使用“来”。本文主要就“去”展

开论述,只在必要时涉及“来”的问题。“去”和“来”的问题涉及动作主体的位移与说话人所在位置的关系。请参照第4节的有关叙述及续三义(2007)。

6 现代汉语中,还有使用两个“去”的“去商店去买东西”以及“去”用在表示动作目的的VP之后的“到商店买东西去”、“去商店买东西去”等说法。这些说法不在本文探讨之列。

7 但是,从语义上来讲,也许“到商店买东西”“到教室上课”等由于“到”的表示到达点的语义,用日语表达时使用「店へ行って買い物をする」「教室へ行って授業をする」为好;而“去商店买东西”“去教室上课”和“到商店去买东西”“到教室去上课”,由于“去”的明确的趋向义,用日语表达时使用「店へ買い物に行く」「教室へ授業をしに行く」为好。另外,“到教室上课”之类的例句,都有一个主体是教师还是学生的问题,它们的日译文会出现不同。主体为教师则为「教室へ授業をしに行く」,主体为学生则为「教室へ授業を受けに行く」。这一问题,不在这里详论之列。

8 本文中,除特殊注明外,汉语例句的日译文均为本文作者所译。

9 《偏误分析》P.75指出,例7是一个俄罗斯学生造的。其实,这个例句的原意,到底是“老人……走到海里把金鱼扔了。”还是“老人……把金鱼扔到海里了。”我们不得而知。日文从两个方面进行了翻译。

10 《偏误分析》的修改例如下:(1)工作到晚上十二点、(2)学习到半夜、(3)预习到半夜才休息、(4)学习到明年七月、(5)在云南旅游到二月二十八日。

11 例(6)为笔者所加。

12 戴浩一(1988)对此有详细叙述。

13 这一例子的日语为《偏误分析》所列。

14 《偏误分析》的修改例如下:(1)请到这里来、(2)不知道走到哪儿了、不知道往哪儿走了、(3)出发到鬼岛去了、向鬼岛出发了、(4)步行到一个村子(去)、(5)从天安门步行到前门(去)、从天安门走到前门。

15 上面的日语是按照“想走(步行)到一个村子”的意思来翻译的。

16 关于“向……出发”的用法,虽然似乎可以说,但是感觉很别扭。也许有文体的问题。《中日对译语料库》中只检索到2例。“大队向督军署出发了。”和“1938年6月间,父亲从辽县出发,向东北方向的冀西地区出发,视察冀西军分区的工作。”第1例的用法似乎尚可,但是第2例的用法则显得十分别扭。完全可以说成“1938年6月间,父亲从辽县出发前往东北方向的冀西地区视察冀西军分区的工作。”

17 《偏误分析》的修改例如下:(1)他(原文如此)搬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来了、(2)把那把椅子拿到这儿来吧、(3)一百年后,烟草种子又被荷兰商人带到日本来、(4)妈妈把儿子带到楼下的小卖部去、(5)我们把病人送到医院去吧、(6)他从上海回到北京来、(7)他(原文如此)回到那个房间去了、(8)你进到这儿来也不容易、(9)他乘车回到家乡去。

18 其实,(1)也可以认为有一个客体“家”,我们可以说“把家搬到……”。

19 有关汉语和日语的“来”“去”和「くる」「いく」,请参照续三义(2007)。

20 涉及客体位移的句子,口语中似乎也可以说“她把孩子带单位去了”而省略“到”。但是,与仅表示主体位移的句子(“他回北京了”——既可省略“到”又可省略趋向动词)相比,则显得受约束的程度大。其中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21 关于动词与趋向动词的位置关系问题,高桥弥守彦先生的一系列论文有比较精彩的论述。参照高桥弥守彦(2009)。

22 《偏误分析》没有具体的修改例。

注释例句出处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编制《中日对译语料库》

参考文献

吕叔湘 1980《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

戴浩一 1988《时间顺序和汉语的语序》《国外语言学》1988第1期

李大忠 1996 《外国人学汉语语法偏误分析》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刘月华等 2001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增订本》 商务印书馆

续三义 2007 《日译汉时的视角和文脉——「来る」「行く」与“来”“去”》《日语研究·第5辑》 商务印书馆

荒川清秀 2003 『一步すすんだ中国語文法』 大修館書店

高橋弥守彦 2006 『実用詳解中国語文法』 郁文堂

高橋弥守彦 2009 『“他走下楼来了。”について』『日中言語対照研究論集·第11号』 白帝社

興水優等 2009 『中国語わかる文法』 大修館書店

中国語の“到”について ——中日対照言語学の角度による日本人学習者の誤用分析

続三義（シヨク サンギ）*

言語類型学の角度から分析すれば、中国語はSVO言語で、日本語はSOV言語である。言葉の誤用もこの種類の違いによって生じるものが多い。中国語の“到”は動詞でもあれば介詞でもある。しかし、品詞はどうかであれ、いずれも“到～”という形で表現され、その管轄範囲はその後のものに限る。対して日本語で表現した際、「～へ（に、まで）行く（いたる）」や「～へ（に、まで）」となるが、どれも後ろの方から前の方へ管轄範囲を広げることになる。

李大忠氏の《外国人学汉语语法偏误分析》は外国人の中国語学習誤用例の分析ではすぐれたものがあるが、特に日本人に限った分析ではないので、結局日本人の問題解決にはつながらない。この論文では、“到”に関する氏の用例を借用し、氏の説明の問題点を指摘し、中日対照言語学研究の角度から、日本人の誤用のメカニズムを分析し、日本人の中国語学習特に中国語学習指導に寄与しようとするものである。

キーワード：“到”、誤用分析、語順、移動、到着点

* 人間科学総合研究所研究員・東洋大学経済学部

